

[德] 布克哈特·施皮嫩 著
安生 译

五时巴

少年文学
译文
童书



上海译文出版社

[德] 布克哈特·施皮嫩 著
安生 译

比利时 巨兔

译文 少年文学
童书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比利时巨兔 / (德) 施皮嫩 (Spinnen, B.) 著; 安生译. —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 11
(译文童书. 少年文学)
书名原文: Belgische Riesen
ISBN 7-5327-3406-4

I. 比... II. ①施...②安... III. 儿童文学 - 长篇小说 - 德国 - 现代 IV. I516.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14526 号

Burkhard Spinnen
BELGISCHE RIESEN

Copyright © Schöffling & Co. Verlagsbuchhandlung GmbH, Frankfurt am Main 2000

Obtained by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Development GmbH, Germany

图字: 09 - 2002 - 006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比利时巨兔
(德) 布克哈特·施皮嫩 著
安生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同济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7.125 插页 2 字数 135,000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100 册

ISBN 7 - 5327 - 3406 - 4 / I · 1812

定价: 16.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损坏等严重质量问题, 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译者小引

布克哈特·施皮嫩,1956年生于德国门兴格拉德巴赫。曾从事德国文学、新闻学和社会学研究。担任过天主教大学德国文学院助教。1995年起成为自由撰稿人。1998年至2000年间担任莱比锡德国研究院教授。

从1991年开始发表作品,迄今他先后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海里的壮汉》(1991),《科达克酒》(1994),小说《悠长的星期六》(1995),家庭小说《比利时巨兔》(2000)等,并有多种散文、随笔集问世。他的作品曾获得多种奖项,比如1991年德国电视台第二频道文学特别奖;1997年德国文学基金会学术成就奖;1999年康拉德·阿登纳文学奖等。

《比利时巨兔》是他2000年的作品。这部作品被称为家庭小说,顾名思义,它讲述的是关于家庭伦理方面的故事。故事的大致情节是这样的:10岁的康拉德·班特





尔曼全家搬到了一个新的住宅小区。为了找到同龄的玩伴,康拉德挨家挨户去串门,于是认识了同龄的小姑娘弗里茨。弗里茨小小年纪,却自称婚姻专家,因为她的爸爸妈妈分手了。爸爸有了第三者,扔下了她和妈妈,妈妈为此变得神经质。为了报复,弗里茨决定采取一项兔子行动,她要把爸爸留下的一只比利时巨兔带到那个第三者的家里去,用兔子毛让她患上过敏症。康拉德不经意间卷入了这项行动……主题有点沉重,但是却能让读者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因为,单亲家庭的问题,第三者插足的问题,已经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随着科学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的日益发达,世界各国在意识、文化形态之间的距离已经不再那么遥不可及,世界已经缩小为一个地球村,所以,发生在村子里的故事,当然会使每一个村民有一种故事主人公的感觉,中国的读者也不例外。

本书还有另一条情节线:康拉德的爸爸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给他和弟弟讲一个故事,其中一个关于林蛇的故事,带有科幻色彩,充满了悬念和童趣。白天,康拉德为弗里茨家的伤心事难过;晚上,徜徉在爸爸营造的魔幻世界里,生活又变得那么有趣;原本沉重的主题得到了一定的缓冲。这也是本书作为儿童文学作品,获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吧!

2003.8



我可不在乎

*

拜托，拜托！

*

声望较量

*

凶船上的生灵

*

比利时巨兔

目 录

译者小引	I
------------	---

1

康拉德进来了	1
林蛇阿纳巴西斯	8
德兰斯费尔德	16
上诺克旁的竞争	26
带有 d 的弗里茨	35
摇晃的水晶玻璃	47
疯狂的甲壳虫三代	56
运河边上的两个人	67
克里斯蒂娜危机	76
比利时巨兔	88
邮局遇挫	99
联体林蛇	107





大举动	119
运河旁的测试	131
克林巴姆比乌姆行星	143
比戈米尔·特吕格尔	155
出发	164
红裤子	178
一件秘密武器	191
再见, 保尔!	203
回到德兰斯费尔德	214

康拉德进来了

门开了。

“顺便告诉你们一下，”康拉德说，“外面天完全亮了。”

这会儿卧室里也非常明亮了，因为走廊里的光照了进来，所以康拉德可以看清楚躺在大床上的两个人中的一个迅速将被子盖在头上。这个人说了几句粗话，这种话康拉德是从来不说。

这个人：爸爸。在外面他叫班特曼先生，在家里自然是：爸爸，只是很少称：沃尔夫冈。

人并不生来就是爸爸。做爸爸是件重要的事情，这种重要性经常被人谈起。康拉德知道，31年来，他的爸爸还扮演着儿子和滑翔机模型工的角色，他拥有驾照，留着胡子，后来他还成了另一个人——此人现在正躺在大床上他的身边——的年轻情人。他才做了十年爸爸。虽





然十年是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但他还没有习惯做爸爸。而每个星期日早上6点零8分,更不习惯于这个爸爸的角色。确切地说,现在他就处于这种状况。所以,他把被子盖住头,也就非常可以理解了。

现在是6点零8分,爸爸是通过床垫与被子之间的一条小小的缝隙猜的。他还通过这条缝隙呼吸空气。数字式钟的显示屏上的红色数字正显示着6点零8分。

“康拉德,”被子下面的爸爸说,“什么事情是我不准你做的?”

康拉德想了想。不准,不准。爸爸不准的事情可多着呢,谁知道他这会儿说的是哪件事情啊。

还好,有人帮了康拉德一把,就是躺在爸爸身边的那个人,而且曾是他年轻的情人。她就是:妈妈。在外面叫班特尔曼太太。在家里自然是:妈妈。偶尔叫:埃迪特。

“与进卧室有关,”她说。

噢,对了。这当然!康拉德立刻明白了。他怎么可以把这给忘了呢!关于星期日早上进爸爸妈妈的卧室,有一项特别严厉的规定。也就是说,也就是说,现在千万不能搞错!星期日早上不能,不能——对,在规定的规定时间之前不能进爸爸妈妈的卧室。遗憾的是,康拉德此刻没有想起这个规定的时间。真笨。为了不犯错误,也为了保险起见,他一声不吭。

幸亏妈妈再次帮了他。“现在几点啦?”她说,而且是用一种责备的口气说的。

康拉德领会了。他也许进来得太早了。这就是说,

数字式钟上的时间可能提醒他，现在这个时间还不可以进来。

康拉德看着钟。“6点零9分，”他说，这至少不算错。

“对不起，”被子下的爸爸说，语气很凶。“我们禁止你做什么事情？”

突然间康拉德想起来了。“星期日早上8点之前我不应该进来的。紧急情况例外，如重病或着火。”咳，这回我懂了！

“此外——”康拉德说。

可这时爸爸吼叫起来。“此外你还不应该做什么？”

康拉德迅速地想起一件小事。如果做得到的话，星期日早上8点前不要进卧室；即使8点钟以后进卧室的话，第一句话也绝对、完全、无论如何、永远不要说“此外”！

爸爸对此作过解释，甚至作了多次解释。最后一次是上个星期日。康拉德恰恰也是这个时间进了爸爸妈妈的卧室。

“此外”这个词，爸爸当时说，是这样一個词，人们在谈话时，用这个词把新的话题与旧的话题相接起来，他还用两只手示意相接。

康拉德理解了。“此外”是一个联接词，人们就像拿着一根绳子，把两个话题联接在一起，这样就不会互不关联了。

“对，”爸爸说。不过结果必然是，一开始谈话不能用





“此外”，为了一个“此外”人们至少需要有两个话题。两个！而星期日早上6点多，不管多多少，也只有一个话题。确切地说，这时几乎根本没有话题。

父亲解释到后来有点生气了，更何况现在天色还这么早。“没有话题！”他说，这里没有话题，因为他——爸爸根本没有在说话，确切地说是在睡觉！如果两个将要谈话的伙伴中的一个仍在睡觉，那么另一个谈话伙伴对此必须非常体谅，绝不用如此讨厌的“此外”闯进房间。

然后他们在最近的一个星期日进行了练习：8点钟进来，开始谈话，直至成功。啊呀！现在康拉德有了这样一个预感。他猜测得完全正确。

“出去，到时候再进来！”被子下的爸爸说。

“这有必要吗？”妈妈说。妈妈心软，这是不容置疑的。

“那好吧，”被子里的爸爸说，“你心软。同意。但是谁在不断地诉苦说她没有睡够呢？是你还是我？”

爸爸老是提些反问，现在就是这样。对于反问，对方不用回答，因为回答总是肯定的。而这时妈妈尽管心软，实际上还是很不高兴。她还没睡够，现在不需要回答。

反问，康拉德想，这倒蛮管用的。可惜爸爸妈妈想到用反问的时候比他多，而且妈妈现在给他作了手势，意思就是：出去，到时候再进来。

在外面的过道里，康拉德来来回回走了一会儿，为的是让妈妈爸爸有时间入睡。对，当他重新进去时，他们必须睡觉，否则就不真实了。他来回走了一刻钟，然后进了

彼得的房间，只见彼得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被子都被掀开了。

康拉德观察得很仔细。怎么会这副模样！屁股撅着，头像枕在一只睡觉的狗的前爪上。不久前的一个晚上，爸爸和妈妈站在彼得的床前，当时他也是这样一副睡相。而且当时爸爸说：“一种自然界的奇观。”

这个彼得本来应该知道，也许他就喜欢这样。

“此外，”康拉德说，“爸爸已经说，你是一种自然界的奇观。”这时他敲了敲彼得撅得老高的屁股。

“怎么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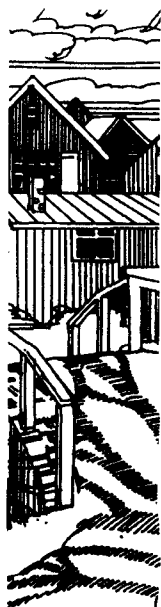
“一种自然界的奇观。你是一种自然界的奇观。”

“呸。现在几点了？”

这也是一种反问。彼得才5岁，根本就不懂时间。别人说什么，他只会跟着说，所以根本没必要回答他。此外，在为小弟弟看钟的时候，康拉德有其他事情要去做。对啊，他现在可以正当地进去了。那就去吧！

他先慢慢地、小心地推开卧室的门，很慢，很小心，因此妈妈和爸爸没受到打扰，至少爸爸肯定没有受到打扰。他刚从门缝挤进去，就又把门关上了，因此没有多余的光线射在爸爸的身上。因为爸爸曾说过，星期日早上他也许是一个吸血鬼。当吸血鬼受到过多的光照后，就会化为尘土，这当然很恐怖，因为后来妈妈从床上刷了一大堆尘土。

现在康拉德就这样站在房间里。房间里一片漆黑。最近妈妈和爸爸叫人安装了卷帘式百叶窗，而且百叶窗





关得很紧，一丝光线都透不进来。“密封的，”爸爸说过，并滑稽地一笑。

站在这片黑暗中，康拉德肯定不会有非常滑稽的心情。他跨了一小步，小腿骨立刻碰到了床架，很疼。但他至少知道现在他站在哪儿。接下来做什么？对了，接下来他必须在半张床上来回摸索，直至他觉得两个床褥之间出现一条缝隙。这样做并不困难，他很快就发现了。

但是接下来又得费劲了，因为他得爬到床上去，在缝隙中爬行，而且不能让妈妈或爸爸有碰到膝盖或肘子的感觉。坚硬的脑袋不能撞到妈妈或爸爸的一颗牙齿，不能碰到鼻子。最好是稳住身子，先伸手向前摸，然后再继续爬。爸爸曾示范过好几次，但是康拉德每次都笑得前仰后合，眼泪都笑出来，结果什么都看不见。

他总算爬到了一个脑袋旁边，可能是爸爸的脑袋。爸爸和妈妈的脑袋很好区别。妈妈的脸光滑而且有长长的头发。爸爸则相反，脑袋上几乎没有头发，脸上很粗糙。尤其是在星期日早上。因为星期六他没刮胡子。为保险起见，康拉德又摸了一遍。毫无疑问，这里肯定是爸爸。这个过程也许完成了。

随之而来的是训练的最后部分。不过这部分有点儿难度。因为康拉德本人虽然很喜欢有人抚摸他的头，同时悄悄地讲一些令他喜欢的话。但是去抚摸别人的头并对他们说些讨人喜欢的话，他觉得更难。好在眼下卧室里一片漆黑。康拉德抚摸着爸爸的头，而爸爸像蒂娅阿姨家的猫一样发出呼噜声。

事情就这么顺利。现在得说些讨人喜欢的话。康拉德把自己的嘴完全贴近了爸爸的耳朵。

啐！爸爸有股大蒜味。儿童不宜！妈妈和爸爸昨天是在一家餐馆吃的饭。而且他们没有带康拉德和彼得去。一定是儿童不宜。所有菜单全都对儿童不宜，具有双重的蒜味。康拉德觉得难以容忍。

“顺便说一下，”他说，“你又有一股蒜味。”

“康拉德！”妈妈喊着，而爸爸发出嚓嚓的声音。

这时门打开了。卧室里一下子又非常明亮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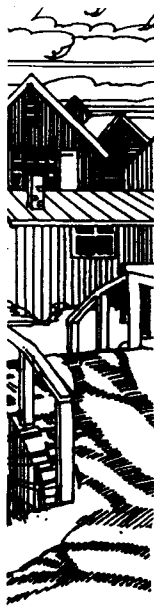
“顺便说一下！”彼得说，“我没有错，因为我醒了。看那儿！”他指着床上，康拉德这时正半坐在爸爸的头旁边。“这个康拉德！是他把我叫醒的。”

“好极了，”妈妈说着，从床上爬起来，“我去洗个澡。”

爸爸也说着什么，但是听不见。因为康拉德刚用一只膝盖碰到了爸爸的头，这会儿爸爸正用两只手护着鼻子。

“你给我们讲个故事好吗？”彼得说，他也爬上了床。当他想越过康拉德时，一只肘子碰到了他的眼睛。但是康拉德只是稍微叫了一下，然后他大声喊着：“对！你给我们讲个故事好吗？”

而所有三个人，爸爸、康拉德和彼得都清楚地知道，这是一个完全无可争辩的反问。





林蛇阿纳巴西斯

这当然是一个反问，因为爸爸根本不会回答“行”的。况且他一是经常给康拉德和彼得讲故事，二是昨天刚讲了一个新的故事。

他非但不会简单地说“行”，而且还会说：“你们是暴君。”

“什么叫暴……君？”彼得说。

“暴君，”爸爸说，“那就是独裁者。”

“嗯，”康拉德说。

康拉德说“嗯”时，听起来是对陌生人似的，就像是说：“噢，原来如此。”或者：“好极了。我算是真正懂了。”可他的爸爸妈妈当时就知道，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也就是说，他的意思是：“我一点儿都不理解。”或者是：“我不喜欢这样。”

爸爸无论如何要把“暴君”这个词解释得清楚点。

“暴君，”他说，“就是指我们家 5 岁和 10 岁的人，他们一点儿都不体谅父母的睡觉需求。”

啊哈！闲聊开始构成危险。爸爸不是干脆地答应继续讲故事，而是显然要再次提起，一清早一个还没睡醒的人就被要求讲一个故事！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忍无可忍的无理要求啊。要是他能把一个故事讲完该多好啊！但是他的讨厌的儿子们希望他每次都从一个复杂的甚至为他们编造的连续性故事中想出一个全新的结果。

幸亏康拉德早已灵机一动，换了话题。“‘林蛇’究竟有多长？”他问。

“处于静止状态时有 7 米，”爸爸说，“身子全部伸直将近 9 米。”

成功了。因为他们终于听到了昨天早上开始讲的故事。也就是关于林蛇阿纳巴西斯的故事。林蛇在一片又大又难以通过的原始森林中，守着一个奇特的土堆。几百年来，它日日夜夜地这么守着，昨天早上，爸爸很详细地讲述了这个故事。那些早就绝种的动物曾上这儿来过，并且都问过它，它在这儿守着什么。林蛇一再地说，它不能说，因为这是一个天大的秘密。

如果康拉德必须实话实说的话，那他就会说，林蛇故事的这个开头听起来肯定有许多讲错的地方。也许爸爸昨天早上太累了，想不起别的什么事情。像某种蜥蜴类的东西从林蛇旁路过，这大概就像康拉德以前曾看过的一本无聊的书一样，他还没能把它看完。书里有一些动物老是不厌其烦地问其他动物——见着一头牛就问它是

